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中国

ZHONGGUOZUIJIA

最佳
2000

杂文

朱铁志 选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中国最佳
杂 文

朱铁志 选编

ZHONG
GUO
ZUI
JIA

太阳鸟
文学年选系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0 中国最佳杂文/朱铁志选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2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ISBN 7-205-04926-1

I. 20… II. 朱…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4859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07 千字 印张: 16

印数: 1—10,000 册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封面设计: 金 明

责任校对: 侯俊华等

定价: 24.0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张中行 林 非 车前子
王得后 孙 郁 韩忠良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2000 中国最佳散文》

《2000 中国最佳随笔》

《2000 中国最佳诗歌》

《2000 中国最佳杂文》

《2000 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

本丛书从五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继 1998 年和 1999 年选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序

杂文的生命力(代序)

安立志

杂文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产物，作为一种文体，在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东方古国，有着强健的生命力。杂文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胫而递，不翼相传，以至于贯通古今，纵横广袤，正是因为它内在的生命的灵性和生命的律动。

杂文的生命力，体现在哪里？

首先是思想的生命力。思想真是一个神奇无比的东西，这个无影无响的幽灵，在我们这个地球村落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思想的价值在于它的个体性、多样性、自发性和创新性。思想从来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权力的皂隶，换言之，金钱的奴仆，权力的皂隶，也从来不可能真正产生和拥有思想。陈寅恪先生之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是杂文的内核和灵魂。在中国古代杂文中，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一篇《能言鹦鹉》，“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形成这种没有独立思考，只会鹦鹉学舌的社会人群的原因何在呢？那就是“下以言语为学，上以言语为治”，而这正是“世风日降”的社会原因（《中国杂文鉴赏辞典》P144）。鲁迅先生的杂文在当代最重要的意义仍然是其思想价值，他对民族文化的剖析，对封建传统的鞭笞，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都达到了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境界。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鲁迅的杂文之所以为举世所宗仰，首先在于有了极其彻底的反封建思想”，“有了这种思想认识，自然会产生他的博大精深，如山似海的战斗不疲而且百战百胜的杂文”（《中国杂文鉴赏辞典》）

P1561)。我在《杂文三百篇》的评述中，特别提到陈虞孙先生的《还我头来》。我所看重的是这篇文章独特的发现力，即在于他揭示了甚至在新时期还有一种人“以为有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的社会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延伸，正是因为它自己“没有脑袋”，才导致了将别人的脑袋画影图形然后作为神祇悬挂起来的现代悲剧(P31)。而这种社会现象之可怕，正是导致“文革”十年全局错误的社会诱因。此即所谓“有愚众者必有愚政”的道理所在。杂文的生存、发展和兴衰，正在于它的不流俗、不跟风、不从众的风骨和精神。

其次是艺术的生命力。聂绀弩先生曾指出：“原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是以杂文和诗歌、传记文学之类作为文学正宗的。小说、传奇之类，则是旁枝别蕖。以为小说、诗歌、剧本才是文学，杂文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排斥于文学之外，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中国杂文鉴赏辞典》P1562）聂先生的这些话是从文学渊源上来阐释杂文艺术的原生意义的。《古文观止》是一个汇集古文的著名选本。受了选编者水平和视野的影响，虽非佳作荟萃，但也汇集了大量名篇，而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杂文。杂文既是文学之一枝，在表现手法、谋篇布局、行文风格、遣词造句诸多方面，就不可能与其他文体相同。杂文如同《封神演义》中太乙真人“组装”哪吒三太子，荷花、莲叶、藕梗，这些东西构成的只是躯壳和“载体”，如果没有了哪吒的灵魂这个“本体”，就不可能“组装”

出三太子的“真身”。没有“本体”的“载体”当然没有意义，没有“载体”，“本体”又何所置之？杂文的灵魂和内核是融汇于中的思想和理性，但是杂文也必须要有艺术的外壳和包装。艺术的外壳和包装是杂文的硬件，思想的内核和灵魂则是杂文的软件。追求艺术外壳与思想内核的完美结合，实现杂文软件与硬件的“合理配置”，完成杂文“本体”与“载体”的有机统一，应当是杂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思想含量当然是杂文第一等的追求。没有思想，没有理性，肯定不是好杂文。但是，有思想、有理性的文章却并不都是杂文。世上虽然没有“严肃的相声、批判的情书、抒情的数学”（叶延滨语），但没有激情，没有文采的文章，注定不会是好杂文。杂文的艺术生命力如何体现？严秀先生说得有道理：“杂文同中国的诗书画颇多相通之处，风格流派可以多种多样，只有美的本质、美的内涵，才是它们生命力的基础。千千万万得以传世的诗书画作品，无一人一作不有内在和外在的美感于其中。杂文也必须如此，或尤须如此。”（《杂文三百篇·序言》）十余年来，我的感受是，当前的创作实践，在艺术性上，其最大弊端，当是杂文的降格以求，自轻自贱，自甘没落。西洋文学的引进已非一日，对其影响多说无益，关键还在杂文自身。不要过多地指责文学界对杂文的偏见、轻视或鄙薄，而首先应当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试想一下，有谁敢于轻视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么？杂文创作中的非文学、反文学、与新闻评论趋同的倾向，往往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作者热衷于制作应时之文，一旦发生某一新

闻事件，马上“据报载”蜂拥而上。“时评”作为一种文章体裁并无什么不好，只是以杂文自命，反而使得杂文身份可疑；再就是一些颇有名气、小有名气或从无名气但发表欲望极强的同志，拣到篮里就是菜，什么“我家阿猫”、“邻家狮吼”之类，利用目前报刊庞杂，“求过于供”的市场行情，粗制滥造，草率成章，终于赢得了某些传统文学刊物的“白眼”和不屑。

其三是批判的生命力。鲁迅先生在《热风·题记》中写过一些话：“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文字”，指的显然是他倾毕生精力勉力为之的以“对于时弊的攻击”为要旨的杂文，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杂文与时弊相生相克，共生共死，在对时弊的批判中生存，在对时弊的批判中发展（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过分夸大杂文的社会批判作用的意思。在有时过于强大的时弊面前，杂文只是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的一种而存在着）的顽强的生命力。

“时弊”也者，当时、当世之弊也。每一社会、每一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时弊”。且不说那种贯串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与“真善美”相对立的“假恶丑”这类属于“共同科目”的、普遍存在的、带有高度涵盖性的“痼弊”，在每一特定的社会环境、每一特定的历史时代，都会产生和存在一些特定的“时弊”。回顾本人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创作杂文，批判“时弊”，当然要立足中国国情，故文中多有对封建主义的反思；创作杂文，批判“时弊”，自然要审视当代政治，故文中多有对极“左”思想

的抨击；创作杂文，批判“时弊”，显然要观照现实，故文中多有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创作杂文，批判“时弊”，当然要拷问灵魂，故文中多有对民族根性的解剖。我始终不渝地告诫自己和世人，千万不要心存奢望，不要以为某一社会、某一时代哪怕是“最好的时期之一”，也不可能进入“桃花源”或“君子国”，以及人人“皆为尧舜”。从这个意义上，既然相对于时空而言的“时弊”是“永存”的，那么以批判“时弊”为使命的杂文也同样是永存的。不过，杂文与时弊的并存，并不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而是相反相成，相互斗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毛泽东语）。不要以为杂文对时弊的批判，或时弊对杂文的消磨，永远是一种力量的相持或均衡，在这里用的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道理。如同人类医学的进步，总是与新的疑难杂症的出现相伴而生一样，杂文与时弊大体也是这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总是有人将杂文视为邪恶的、讨厌的、不受欢迎的东西，而这与患者讨厌医学并无本质的区别。如同医学总是作为疾病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一样，杂文则是作为时弊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的。医学疗救的是人类生理（身体）上的疾患，而杂文疗救的则是人类心理（思想）上的疾患。鲁迅先生当年的弃医从文，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如同医学能够带给人们健康一样，杂文也同样是健康力量的代表，杂文代表的是社会的真理、正义和良心；而厌恶、抵制、压制杂文的种种论调与行为，无疑是与真理、正义和良心的敌人伍的。如同鲁迅所说，“对于时弊的

攻击”的杂文，“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对于杂文来说，这种灭亡，并不值得惋惜，因为这意味着杂文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而它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在的问题是，“旧时弊”的灭亡，往往意味着“新时弊”的孳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会大声高呼——“杂文不死”！而杂文的不死，则是源于批判的永无止境的力量和使命。

——《杂文月刊》2000年第7期

目 录

序 杂文的生命力(代序)	安立志
何满子 作孽啊作孽	(1)
该研讨的是什么	(3)
文人活得很累	(5)
宜粗不宜细	(8)
原罪加原贱	(11)
严 秀 听前苏联的四则笑话	(16)
这又该怎么说呢?	(18)
冲不出的亚洲	(23)
冯英子 不能让腐败接力	(30)
民主投票好得很	(31)
章 明 表错了情	(34)
如是我闻	(36)
“戒之在得”	(39)
纸笔千年会说话	(42)
刘 征 《西征随笔》读后	(45)
毛虫的叫声	(47)
华居三问	(50)
牧 惠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53)

	红皮白心	(56)
	官场公敌	(59)
	活魂灵	(61)
	难以欢欣	(64)
舒 展	贪官的演技	(67)
	成克杰的眼皮儿	(69)
	伪币犯	(71)
邵燕祥	为《回应韦君宜》作	(76)
	三个二十一年	(82)
	又该是谁捞一把?	(86)
	就胡长清案与鄢烈山商榷	(89)
王得后	舆论的导向	(96)
	要命的细节	(98)
	指标与提成	(101)
王春瑜	文坛三风	(104)
	评泡沫史学	(106)
	天高皇帝近	(110)
柳 萌	拜托文学前辈说真话	(112)
谢 云	人, 还是棋子?	(115)
	谈程序	(117)

	是是非非·····	(119)
杨 筠	新闻中“新”闻的含量·····	(122)
黄一龙	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25)
	探索“其二”·····	(128)
	美国的月亮·····	(132)
	天下兴亡代表有责论·····	(147)
陈泽群	堡垒最易从顶部腐塌·····	(150)
刘 思	关于“见马克思”·····	(153)
	且说“西游气”·····	(155)
	普希金与鲁迅心相通·····	(157)
陈四益	断想零思(四则)·····	(161)
	未能终止的残酷·····	(166)
	反贪的限度·····	(173)
李国文	人生况味·····	(178)
流沙河	经济迁谈·····	(182)
邓 刚	傲气——傲骨·····	(185)
	关于觉悟·····	(187)
李克因	说“王”·····	(190)
	“大牌”的灿烂与尴尬·····	(192)
	竞争也惨烈·····	(194)

符 号	关于“背后议论”的议论·····	(198)
	过往天空的落后操作·····	(200)
	“基本上”跑调·····	(202)
	“正方”“反方”与“左口袋”“右口袋”···	(203)
乐 朋	谁怕知识分子·····	(206)
	“苏联还在教育我们”·····	(208)
吴 昊	“腐败街”与“买卖官”的政治面貌问题·····	(214)
李庚辰	为何“怕表扬”·····	(216)
毛志成	文人与“狗日的XX经济”·····	(220)
瓜 田	把硬币的两面都给人看看·····	(225)
	一颗老“歌星”的陨灭·····	(228)
	试着削削“自己的把儿”·····	(232)
周国平	医学的人文品格·····	(235)
叶延滨	格言、语录和文章三品·····	(238)
	三得意·····	(240)
	九不可为·····	(242)
毕淑敏	家问·····	(246)
鄢烈山	师兄师妹·····	(250)
	真诚与不知耻·····	(252)
	王朔是一条什么样的狗·····	(254)

胡长清案存疑	(258)
朱健国 以会兴国	(262)
吴 非 岁月不饶人	(266)
杞人忧“监督”	(268)
阿 Q 的那一“嘹”	(270)
王乾荣 谁投了这一票?	(273)
汪金友 “胡编先生”传	(276)
肖复兴 减负：一个好词	(279)
司徒伟智 教育鳄鱼?	(282)
刘绍楹 “雅贪”	(285)
尊重常识	(287)
宋志坚 炉火纯青的“个人意见”	(290)
甲 乙 写什么	(292)
陆士华 “安静”是一种教养	(295)
郭庆晨 “奉旨观剧”之类	(297)
枪鸟易位	(299)
安立志 “起草班子”	(303)
定格的钟表	(306)
木牛流马情结	(308)

杨学武	从“最低要求”做起.....	(312)
	“免于恐惧”说.....	(314)
	是非功过现在也要评说.....	(316)
梅桑榆	历史是否可以随意抹去?	(320)
	哀荣.....	(324)
张心阳	智慧的歪用.....	(328)
	常识是如何背弃的.....	(330)
	“低级教育”.....	(333)
	带毒的亲吻.....	(335)
	告倒贪官要花多少钱.....	(340)
阿 敏	好老百姓的标准.....	(343)
阮 直	“仕”给“士”的“相当于”是个啥?	(345)
	哪个群众检举揭发了成克杰.....	(347)
伍立杨	小说成弃妇.....	(350)
	文事近录.....	(352)
焦国标	皇城根土话.....	(354)
	艺术刁民.....	(356)
	回望农民.....	(359)
张金岭	新闻媒体都是“阿斗”?	(363)
	李世民们的政治智慧.....	(366)